

2010年中东格局三大看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田文林

【内容提要】 回顾 2010 年, 中东局势整体上看似乎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归结起来, 当前中东地区有三大趋势值得关注: 中东格局明显加快分化重组, 几大热点问题结构性矛盾突出, 美国中东政策调整效果不彰。

【关键词】 中东局势 分化重组 结构性矛盾 美国 中东政策

中东局势一向以矛盾错综复杂著称。回顾 2010 年, 中东局势整体上看似乎平静, 实则暗流涌动。归结起来, 当前中东地区有三大趋势值得关注: 中东格局明显加快分化重组, 几大热点问题结构性矛盾突出, 美国中东政策调整效果不彰。

一、中东格局开始新一轮洗牌

(一) 土耳其“东向”为中东格局增添新变量。土耳其长期奉行“入欧脱亚”的亲西方政策, 对中东事务关注度有限。但近两年, 土耳其“东向”趋势日益明显: 一是与以色列关系日渐疏远。2010 年初, 土耳其宣布不再允许以色列空军进入土耳其领空训练, 6 月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遭以色列袭击后, 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由此使两国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① 二是与伊朗关系不断加强。伊朗现今正处在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而土耳其却毫不避嫌, 频频向伊朗示好。2009 年 12 月,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伊朗, 并公开指责西方对伊朗制裁是“专横跋扈”, 称那些反对伊核活动的国家应首先放弃核武器。2010 年 5 月 17 日, 土耳其又与巴西一道, 说服伊朗签署了在土境内进行核燃料交换的三方协议, 在伊核问题上增大发言权。三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举办“土

其一阿拉伯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同时充当调停者, 积极介入巴以和谈与叙以和谈。有媒体称, 土耳其正从长达数世纪的睡梦中醒来, 并开始重温“奥斯曼帝国旧梦”。^②

土耳其高调介入中东事务, 使中东平添“土耳其因素”, 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 群雄争霸格局更加明显。土耳其兼有北约成员国和穆斯林国家双重身份, 还是“展望五国”和二十国集团 (G20) 成员, 目前经济世界排名第 17 位, 据估计, 2050 年该国经济规模有望进入世界前 10 名。^③ 综合实力不容小觑, 因此其转向中东, 使中东群雄争霸格局更加明显, 增加了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其次, 土耳其既与中东温和国家 (如沙特、埃及) 加强关系, 也与强硬势力 (如叙利亚、伊朗) 接触交好, 使该地区两大阵营泾渭分明的界限日益被打破, 推动地区格局加速重组。再次, 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布局。美国一直将中东视为禁脔, 并采取偏袒以色列、扶植温和势力、遏

^① Sami Moubayed, Turkey and Israel: The broken alliance, *Asia Times Online*, Jun 18, 2010.

^② John Fether, “Turkey: Stealth superpower”, *Asia Times Online*, Jun 15, 2010.

^③ John Fether, “Turkey: Stealth superpower”, *Asia Times Online*, Jun 15, 2010.

制激进势力等政策。而土耳其疏远以色列这一美国的铁杆盟友，并前所未有地加强与伊朗等激进势力的关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公开称：“即使全世界对加沙保持缄默，土耳其也绝不会保持沉默。”^① 这些做法极大地威胁到美国在中东既定战略部署，因此美国对土耳其战略调整备感紧张，认为土耳其正日益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新战略对手”。

(二) 伊朗争当中东激进阵营的“领头羊”。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制裁、构筑反伊包围圈、威胁动武等高压举措，伊朗不为所动，反而愈挫愈勇，在逆境中不断扩展自身实力和影响力。首先，外部压力刺激伊朗加速提升军事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针对西方军事威胁和技术封锁，伊朗加速提高军事自给能力，如试射射程近 2000 公里的“泥石二”中程导弹，发射运载火箭，自主制造无人机，研发国产 S-300 反导系统，并计划 2011 年独立发射通讯卫星，2019 年实现载人航天。同时，为打破西方经济制裁，伊朗一方面加大对外资的优惠力度，同时大力提高本国石油提炼能力。其次，全方位扩展地区影响力：在伊拉克，伊朗抓住大选和美国撤军两大良机，加大对伊拉克的渗透和影响力度，尤其是 11 月马利基再次上台组阁，伊朗“功不可没”。目前，“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正如同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影响”，^② 伊拉克日趋成为伊朗实现地区崛起、与美较量的“王牌”和前沿阵地；对阿富汗，伊朗“两面下注”，一方面积极拉拢和支持卡尔扎伊政府，携手对付老对手塔利班；另一方面又与塔利班暗通款曲，借塔利班之手给美国制造麻烦。西方媒体频频披露，称塔利班作战使用的武器很多来自伊朗。^③ 伊朗“黑白通吃”，成为唯一与阿富汗各派力量“都说得上话的国家”。此外，伊朗还在地区进行全方位外交，如加强与叙利亚的“传统轴心”关系；迎合土耳其“东向”战略，加强与土耳其全面合作；与黎巴嫩领导人实现互访，壮大真主党声势；

支持也门胡塞反政府军队等等。目前，伊朗几乎在中东所有热点问题中均有影响力，而且份量越来越重。伊朗日趋成为中东格局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三) 阿拉伯世界主要国家不甘寂寞。阿拉伯民族在中东人口最多，疆域最大，资源最丰富，过去相当长时期一直是中东政治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但经过 5 次中东战争、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 1991 年海湾战争，特别是 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已经四分五裂，整体实力日趋衰落。但主要阿拉伯国家不甘落后，纷纷加大外交互动力度。沙特凭借“两大圣地监护人”的宗教地位和世界第一产油国的经济地位，不断增强自身的地区影响力和国家实力：一是继续加强海合会国家内部协调，稳固其在海合会中的“老大哥地位”；二是拓展外交空间，与强硬派接触沟通增多，如与哈马斯恢复对话，与叙利亚改善关系等等；三是积极介入巴以和谈、伊拉克大选、黎巴嫩政局、也门局势等地区热点问题，稳步增加在其中的影响力；四是从美国进口巨额军火，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同时增强自身军事实力。埃及曾是阿拉伯世界“老大”，当前虽然整体影响大不如前，但其政治、经济在阿拉伯世界仍颇具影响力。埃及积极参与巴以和谈，力促巴内部和解，与沙特协调立场共同支持也门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伊核问题，在中东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埃及还在 2009 年底在沙姆沙伊赫主办中非合作论坛第七届高官会，有意识扩大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

(四) 以色列面临的反弹和压力明显加大。由于美国持续扶植以色列，造成阿拉伯

^① Sami Moubayed, Turkey and Israel: The broken alliance, *Asia Times Online*, Jun 18, 2010.

^② Michael Knights, Iran's Influence in Iraq: Game Set but Not Match to Tehran, *The Guardian*, October 18, 2010.

^③ Nina Elbagir, "Iran supplies weapons to Taliban", *Iranforus.com*, 18 March 2010.

世界分裂，联合抗以势头减弱，加上犹太人的自身特性，以色列经济、军事影响力日渐提升，成为中东“最小的超级大国”。但近两年，以色列凭借实力恃强凌弱，在巴以和谈中咄咄逼人，拒不妥协；对反以武装频繁进行“完全不成比例”的报复（如2006年7月，以色列仅因真主党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伤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2008年底借口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在加沙大开杀戒，造成巴勒斯坦5000多平民伤亡）；同时，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却频频指责伊朗的核计划，并发出武力威胁。所有这些都使以色列日趋成为中东格局中的破坏性因素，其中东和国际社会“失道寡助”，日益成为众矢之的：首先，以色列核武库首次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继2009年9月首次敦促以色列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将所有核设施与核计划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后，2010年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首次审议以色列的核能力，以色列核问题首次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以色列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次，土耳其日趋疏远以色列。以色列2008年底入侵加沙以及2010年6月袭击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导致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加速恶化，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继2008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谴责以色列后，2010年6月又禁止以色列空军进入其领空训练。据报道，土耳其将伊朗从威胁名单中删除，同时首次将以色列作为“主要威胁”。¹以色列昔日的安全依托陡然变成潜在对手，安全环境明显恶化。再次，面临来自伊朗的威胁增大。目前，伊朗新式武器研发加快，核计划不断推进，伊朗坚定的反以立场也日益得到中东民众欢迎。但当前美国整体处于战略收缩态势，无意真心对伊朗动武。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对伊朗单独动武很可能使双方玉石俱焚，而妥协退让又会使来自伊朗的安全威胁与日剧增，以色列外部安

全形势前所未有地严峻。最后，以色列欺凌黎巴嫩、巴勒斯坦，并在巴以和谈中气势逼人，使阿拉伯世界对其不满日增，阿以关系更加紧张。

二、中东几大热点深层矛盾日趋凸显

（一）巴以直接谈判受挫凸显两大结构性难题。在奥巴马政府推动下，停滞两年之久的巴以直接谈判于2010年9月2日在华盛顿再度恢复。但由于以方拒绝延长9月26日到期的在约旦河西岸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的“冻结令”，巴方决定中断与以谈判。双方和谈受挫，表面原因是以色列恢复定居点建设，但巴以和谈屡谈屡挫，折射两大深层症结：一是以色列过于强势。近年来，由于缺乏外部制约，以色列整体实力趋强，与巴方力量对比呈现“一边倒”。以色列自恃强大，在巴以和谈中咄咄逼人，不仅在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边界划分等关键问题上不做让步，而且不断在有争议的被占领土上新建定居点。这次巴以和谈前，尽管美国对以色列“以利相诱”，许诺提供政治支持和军援，但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拒不让步。以内政部10月14日宣布批准在东耶路撒冷新建238套住宅，使定居点建设的非正式冻结寿终正寝，并直接导致和谈中断。以色列在最基本问题上都不肯让步，巴以真正实现和平根本无从谈起；二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的负面效果日趋显现。2006年哈马斯选举上台以来，在内部权力斗争和外部势力干预下，巴勒斯坦出现法塔赫和哈马斯分据西岸和加沙的分裂局面。加沙战事期间，法塔赫“坐山观虎斗”，加深哈马斯对其不满。而现在法塔赫与以色列谈判，同样得不到哈马斯认可。巴勒斯坦内部相互掣肘，对外无法“用一个声音说话”，直接阻碍巴以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对伊朗制裁成为主流趋势，伊核

¹ “以色列媒体传土耳其将以列为主要威胁”，<http://gb.cri.cn/27824/2010/11/01/50053040248.htm>

僵局化解难度依旧。2010年6月9日,美国推动联合国通过制裁伊朗的第四轮决议。同时,美国在7月初通过最严厉单边制裁决议,直指伊朗石油提炼这一要害领域。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等也相继宣布对伊朗的单边制裁措施。西方主要国家联手,使强化制裁成为西方当前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主流政策。但伊朗始终立场强硬,不肯屈服,由此使已历经数年的伊核问题重陷僵局。伊核问题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源于两大痼疾:首先,美伊至今仍未形成基本共识。伊朗核问题性质复杂,美国始终强调伊核计划的威胁性一面,认为其威胁“国际核扩散机制”;而伊朗强调则自己和平利用核能的一面,认为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相关规定,伊朗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双方各执一词,均不愿妥协,致使伊核问题僵局难破。其次,解决手段单一。美伊矛盾是伊核问题的主要矛盾,美国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处理伊核问题的手段看似灵活多样(包括和谈、制裁、动武威胁等),实则始终是“以压促变”。但这套做法对伊朗根本不管用。事实证明,美国对伊朗越是强硬,伊核计划反而越是加速向前推进。这两大问题不解决,伊核问题很难真正解决。

(三)伊拉克局势内外交困。在饱经战火蹂躏的伊拉克,2010年主要有两件大事值得关注:一是历时8个月的组阁危机。3月举行了全国大选,但现任总理马利基与前总理阿拉维因票数接近,在总理人选问题上始终僵持不下,直到11月才勉强达成妥协;二是撤军后效应。2010年8月美国从伊拉克撤出全部战斗人员后,安全局势堪忧。从9月起,伊拉克多个地区连续遭到恐怖袭击,死伤多达数百人,包括平民、警察和政府要员等。这两件事再次折射当前伊拉克存在的两大结构性难题:首先,弱势民主使伊拉克政治难脱半瘫痪状态。伊拉克百废待兴,亟需加强中央集权,但美国为其设计的议会民主制使该国原有教派矛盾抬头,各

派相互掣肘,严重削弱中央的行动能力。这次仅政府组阁就历时8个多月。未来伊拉克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维持弱势政府。这种政治半瘫痪状态使伊拉克很难妥善解决资源分配、地方武装、基尔库克归属等棘手问题,也很难恢复原来的地区强国地位。其次,安全部队难以独挡一面。伊安全部队共计75万人,但装备差、训练不足、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美国防部2009年报告称,伊军175个战斗营中只有17个可在无美军支援下独立作战,34个警察营中只有2个能独立作战,这使其短期内难以胜任安全重任。同时,因什叶派主导的政府进行打压,脱离“觉醒委员会”(逊尼派背景)加入叛军的人重新上升。这意味着失去美军这一“稳定器”后,一直困扰伊拉克的安全问题将更加严峻。这两大难题使伊拉克自顾不暇,日益从地缘政治的“棋手”变成“棋子”,成为外部势力觊觎和渗透对象。目前中东各国竞相在伊拉克扩充势力:伊朗力挺马利基等什叶派力量,沙特支持阿拉维阵营和逊尼派力量,叙利亚则支持伊拉克世俗的阿拉伯复兴党势力,各方角力使伊拉克“黎巴嫩化”趋势日趋明显。

三、奥巴马中东政策难脱思维定势,由此导致效果不彰。

奥巴马上任后,大幅调整中东政策,实施战略收缩,应用“巧实力”盘活中东资产,并欲借此达到多重政策目标:遏制伊朗影响力及其核计划;稳定伊拉克;保护以色列“核模糊”地位;巩固与温和国家的友好关系;推进和平进程,等等。但由于奥巴马中东政策调整难脱思维定势,使其政策调整幅度难以跟上中东形势变化步伐,因此其政策措施只能是扬汤止沸,施政效果并不理想。

(一)处理地区热点“新瓶装旧酒”。首先,推动巴以和谈仍有政策盲区。奥巴上台后虽将中东和平进程列为“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不断加大外交投

入,但终以失败告终。¹内因固然是和谈受挫的主要原因,但由此也凸显出奥巴马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两大盲点:一是拒不改变忽视哈马斯的政策。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政坛重要力量,2006年选举上台表明其甚得人心,影响力可观,但当时的布什政府仅因其反抗以色列,便否认其当选的合法性,继续借法塔赫制衡哈马斯,使巴勒斯坦最终出现分治,巴以和谈陷入停顿。而奥巴马政府虽大力推动巴以和谈,却不愿修正无视哈马斯的错误政策,一味依靠阿巴斯,最终使新一轮和谈无果而终。二是难以改变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近60年来,美国一直扶以抑阿,历经数次中东战争,最终造成以强阿弱,尤其是以强巴弱的态势。以色列在巴以和谈中有恃无恐,态度强硬。而奥巴马对以色列施压有限,“高举轻落”,最终使和谈无功而返。其次,处置伊朗核问题思维僵化。奥巴马上任初期,曾力推与伊朗接触政策,但最终还是重回布什时期的“制裁+武力威胁”的老路上。奥巴马对伊朗新思维无功而返,实际缘于其处理伊核问题的两大思维定势:一是拒不改变敌视伊朗的政策。美国抓住伊朗和平利用核能计划不放,同时却对以色列核武库视而不见,这种“双重标准”凸显美国敌视伊朗的本质。奥巴马当政仍未改变这种状况。事实上,既要保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又能消除西方对伊朗制造核武的担忧,最具操作性的办法,就是将伊朗的核燃料生产置于有效国际监管之下。国际原子能机构2009年10月曾建议伊朗将低纯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俄罗斯将其提炼至20%纯度,再运到法国将其生产成研究用核反应堆所需的核燃料棒,后返还给伊朗。当时美欧等国均支持该建议。2010年5月17日,经土耳其和巴西斡旋,伊朗最终同意将1200公斤3.5%低浓缩铀运往土耳其,而美、俄、法须在1年内分批交付伊朗120公斤纯度为20%的浓缩铀。这已基本满足此前西方提出的要求,但奥巴马政府却置若罔闻,

继续埋头推动对伊朗制裁,于6月9日推动联合国通过制裁伊朗新决议,此后又力推对伊朗单边制裁。奥巴马政府这种前后矛盾做法,充分表明其并非真心想解决伊核问题,而是要借题发挥,借核问题孤立、制裁和削弱伊朗。二是实力不济仍不肯对伊朗平等相待。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战争都成了烂摊子,军费开支和人员伤亡居高不下,^④同时金融危机的“长尾效应”仍在显现,美国国力透支,无力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争。但美国却不肯改变强压伊朗的陈旧政策,仍试图以压促变。伊朗对此毫不买账,并以牙还牙,通过举行军演、试射导弹、抓捕间谍等措施,使美伊重回“强硬对强硬”老路。内贾德虽主动要求11月重启核谈,但提出多个条件,并扬言“不准备做出任何让步”。由此使伊核问题短期内难有突破。三是稳定伊拉克难以摆脱“路径依赖”。伊拉克局势动荡不定,成为消耗美国力的巨大黑洞,奥巴马早在竞选期间就承诺要尽快从伊拉克撤军,甩掉这一“最大的海外包袱”。美国撤军的前提是保证伊拉克政局稳定。而造成伊拉克乱局的原因是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布什政府为伊拉克政治重建而设计的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使伊中央政府行动能力弱化,各派力量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奥巴马仍沿袭布什政府“借民主化稳定伊拉克”的思维定势,由此使伊拉克政局继续深陷瘫痪状态,无力解决安全问题,也使美国难

¹ Mark Weiss “Barack Obama to visit Jerusalem and Ramallah to press for peace”, The Telegraph Aug 27, 2010.

^④ 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统计: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保守估计达到3万亿美元。见 Joseph E. Stiglitz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后据其统计,美国仅伊拉克战争全部花费超过6万亿美元,是布什政府最初估计的100倍。见 “Real cost of Iraq war 6 trillion dollars”, http://english.pravda.ru/world/americas/28-02-2008/104286-iraq_war-0/, 及 “\$ 6 trillion Iraq war drags economy: Time for change”, <http://www.examiner.com/human-rights-in-national>

以从容脱身。当前，不少伊拉克人批评美从伊拉克撤军“不负责任”，不少美国政要也称“撤离太早”，认为美国付出巨大牺牲打下伊拉克，却将其拱手送给伊朗。

(二) 阵营划分思维守旧。美国在中东一直“以我划线”，将中东国家划分为“亲美温和派”（如埃及、沙特、约旦等）与“反美强硬派”（如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两大阵营，并采取拉拢温和派、打压强硬派的政策。奥巴马上台后，仍沿袭这种“非黑即白”的线性政策，拉拢、依靠沙特为代表的温和派，向其提供高额军火；同时遏制、围堵以伊朗为首的强硬派。但这种政策忽视了中东的现实变化，使其错失重塑该地区秩序的现实机会：一方面，美国打压中东强硬国家的政策，使这些国家得以借民族主义旗号唤起民众，影响力反而越来越大，如伊朗国内强硬保守派势力日益得势，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真主党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手打压下，在黎巴嫩乃至整个中东的政治影响力日趋扩大；哈马斯赢得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却遭美以政治、经济封锁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但这反使其赢得更多巴勒斯坦和中东民众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美国“非友即敌”的理念也将其阿拉伯盟友置于极不舒服且政治代价很高的处境。这些国家为扩大外交影响，反而与“强硬派国家”沟通接触增多，同时对美国敌意日趋增加。2010年6—7月中东6国一份民调显示，民众对奥巴马的好评度急速下降，负面评价从2009年4月民调时的26%增至62%。而在“最受欢迎世界领导人”一栏中，奥巴马得票率不到1%，远不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20%）、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3%）和伊朗总统内贾德（12%）。¹ 奥巴马改善美国中东公共形象的努力无功而返。

(三) 反恐政策扬汤止沸。中东之所以成为反美恐怖主义高发区，与美国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息息相关。自

二战以来，美国在中东一直偏袒以色列，打击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持腐败的亲西方政权，因此使中东反美主义高涨。这使得“基地”等极端组织很容易在中东招募到追随者。而“9·11”事件则是这股极端势力对美国霸权行径以极端形式进行的报复。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显然是恐怖分子把矛头对准美国的主要原因，这是无法逃避的历史现实。”^④但美国不肯汲取教训，认真反省，反而借口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牵连，将反恐战争扩大化，贸然发动伊战。这场战争师出无名，既无联合国授权，也始终没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由此使很多中东民众相信：美国发动这场战争，仅仅是为攫取伊拉克石油。这种战争的非正义性，使美国面临“越反越恐”的尴尬局面。奥巴马上台后，虽然降低反恐调门，将反恐战争降格为“海外反恐行动”，并不再使用“圣战者”、“伊斯兰分子”等容易引起歧义的说法，而改称“暴力极端分子”。但奥巴马反恐政策调整，因未能触及导致中东恐怖主义的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根源，因此只能是扬汤止沸，中东反恐形势并未得到根本缓解：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伊拉克恐怖活动仍很活跃；也门成为“基地”新的集散地；甚至很多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穆斯林青年也纷至沓来，参与到“恐怖事业”中，如2009年美国航班在圣诞节遭遇未遂爆炸案，近期西方国家航空业风声鹤唳，再度面临恐怖袭击威胁。这些迹象都表明，美国推行的反恐政策效果不彰，并未使西方更加安宁。

¹ Jim Lobe “Iran gains as Arabs ‘Obama hopes sink’”, *Asia Times Online* Aug 7, 2010.

^④ (美)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译：《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o look for such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hat favor China are issues worth our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s

The Challenges of the Maritime Security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and its Policy Measures

Guo Ming

Since 1980s when China started its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ies, its maritime interest has expanded greatly. Recently, the challenges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in its maritime security is becoming more serious, which has made China consider quick formation of a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to safeguard its maritime interest from violation and guarantee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maritime interest.

China-Indi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a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ilateral Free Trade Zone

Li Ting Quan Yi

As the two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the world, China and Indi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ve respectively achieved grea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st growth of bilateral trad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ee trade zon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ill bring prosperity for both countries.⑦economic development

Three Major Points of the Pattern of the Middle East Situation in 2010

Tian Wenlin

Reviewing 2010, although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looks tranquil, in reality there are hidden contradictions at work. To sum it up, currently there are three developments that are worth our attention: the pace of configur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pattern is accelerating, som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hot issues are even more prominent,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US Middle East strategy produced little results.

A Comparison of the African Aid Policies between EU and China

Wang Xinying

Although EU and China have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pective African aid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which are worth comparing and learning by each other. To better perform its African aid policy, China may, on the basis of its own policy consistency, learn some successful measures in aid forms, its management and its publicity from EU.